

## 他的眼神之歌

Mia 傳了訊息給你。欸。今天約晚餐記得齣。你回台灣大家都還沒聚過欸。日光昏沉。

我打開視頻網，戲劇，長樂未央 2，在線觀看。

全新的片頭曲一下我才驚覺，它變成了一部穿越劇。來到 21 世紀，賢赫成了一間科技公司的總經理，幾世輪迴，劉昕成了傻楞楞大學生，偶然在倉儲部打工做一些勞力活。那一時間，我的心像被整個世界侵犯過，亡命之徒一般蜷在窄小書桌前，呆滯瞪著眼前上演的電腦螢幕。

這個世界為什麼？

我每天醒來在心裡也是這麼問的。醒來已是下午，坐起來整個背就裸露在冰寒的空氣中，窗裡的天只有淺灰色，晦暗濃濁，雨雲無際地蔓延像某種分泌物；如此的天空讓人感到安全，無從分辨上午下午，無從面對錯過的時間。微潮的棉被馬上就要發涼，我呆坐床上微微顫抖，疲累，這樣又過了一小時。

就算穿上外套，仍是什麼都做不好的天氣。忽略掉午餐，打開一包零食就窩進電腦前，躲進安穩的串流世界。

這彷彿一種潛規則，凡是在中國太過走紅的劇碼終究要被禁的。一年前的《長樂未央》像陣風席捲過中台日韓，甚至遠到東南亞，果然完結篇發佈前夕就被以「傳遞昏君暴政，散佈頹廢思想」閃電從所有網路平台下架，連同之前的所有集數都撤掉了。賴以為生的粉絲們躁亂得像一群迷路螞蟻，幾個禮拜後，還是有人不知什麼管道偷渡了完結篇到 YouTube 上面。Mia 在找到連結的第一時間就貼給我，她的字裡行間閃著失而復得的光芒。

Mia 今年碩二，是我出國前打工的同事。碩班生往往能分成兩種：決心和學問私奔到天涯海角，日夜顛倒然後蓬頭垢面其一；還有時間打工逛街假日午茶，什麼都沒讀好卻也沒真把自己搞砸其二。而她在後者中尤其淋漓盡致，追動漫、追韓國偶像、追網路小說網路劇，她好容易就迷上一個新的什麼，而每次她總忍不住，第一時間把這些拉雜小事都訊息給我。

螢幕熒熒地亮。一陣冷風特別強，透過髒污的紗窗進來。我晨起的溫度已經完全失去了，手腳漸漸放涼，知覺緩緩遲鈍而麻木。

而我始終不清楚，為何在混熟到一定的程度之後，Mia 就自動把我當成一個講話可以不計形象，傾倒生活瑣事的聽筒。她看到我身上有什麼與眾不同的事嗎？想當初她熱烈地鼓吹我去追《長樂未央》，我只是敷衍了一句「嗯嗯」就過去了；老實說，每次對話我總是比較漫不經心的一方，她也不以為意，她知道我都會默默地讀了。久久我心血來潮，也就主動聊上兩句。

Mia 說她甚至曾為了賢赫跟她男友吵架，劇情如火如荼快走，她心心念念的是戲裡賢赫迷人的佔有慾、溫柔的眼神（和她不諱言在親密時刻的炙烈生猛）。

你傻啊。

我忍不住回。究竟什麼樣的想望，才會讓人對一個無論身體上、心理上都不

可能愛上自己的角色那麼強烈的寄託？完結篇的最後，萬念俱灰的賢赫呆坐家裡，恍惚間想起往日隨侍帝王的點點滴滴，把自己脖子穿進吊繩的那一刻，半個世界的女孩看著屏幕心碎，主題曲在背景底催，戲裡戲外淚漣漣。

就那個晚上，Mia 半夜打來對著我哭。我第一次聽見她哭竟然是為了這個，拿著手機我又暈又好笑；《長樂未央》連播好幾個月，她忍不住情緒劈哩啪啦，幾個小時把他們兩個的愛情故事從頭到尾講了。我沒告訴她，其實我自己每一集都看過了。我很習慣隱匿自己的情緒，我也沒跟她說，這齣戲讓我陷入了多長的低潮。

第一集結束在劉昕的破住處，老公寓頂樓加蓋，他抱著衣服，一件一件皺皺地晾曬在鏽紅的鐵桿。然後片尾曲 fade 進來，前奏有意無意留著古裝劇的影子；我把播放器停下，想起自己的衣服也要洗，開門，提著塑膠籃通過走廊。

狹窄的走廊有如地窖，每一步都冷得哆嗦，地上的貼皮已經輾壓過無法計數的污漬髒垢，變成漆黑光滑的暗色。那一刻我想起的竟然是，迴光返照，日本的宿舍那條寬大、一塵不染的走道，24 小時打著源源不絕的暖光，溫熱而不真實；我在異地留學的半年日子也像光一樣過去了，不過隔幾個月，想起來卻像場出格的夢。

到我要出國那天 Mia 還沉浸在那陣子少女的哀傷中，當我到學校安頓好，想傳封訊息告訴她時間都會沖淡的時候，她又迷上了一個聯誼節目，完好如初。

我提空籃子回房間，鎖門，繼續播第二集。

賢赫總經理終於偶然，一次在倉庫裡瞥見劉昕工作的側影，一個剎那舊情新緣全部撩動起來，彷彿預告這一世，換他要千方百計重拾未了的溫存。

我再也無法按捺住情緒。

幹嘛搞得像一本通俗小說，又是什麼大總裁跟窮學生的戀愛故事？我沒有管 Mia 之前的傳的話就直接發送出去，好像過去整整一年陪著我過生活，那些現實世界之外的理想全都被染壞了，逐漸傾頹、逐漸浮誇。

啊，你自己去看了啊。我剛剛才想要密你說它出第二季了欸。

Mia 回得甜膩膩，好像為自己的心照不宣樂著，好像這中間有什麼要小心翼翼維持才不會破掉的默契。我只是已讀就沒回覆。

這有什麼不好嗎？過一陣子她也就自己繼續往下打。

如果今天都可以選的話，誰不要自己有艷遇，長得超好看、深情、體貼、刺激？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，生理需求上面才有愛跟自尊心，帥總裁作為賀爾蒙、權力與金錢的超級綜合體，有什麼不好嗎？

（誰不幻想任性地占命運一次便宜？）我還讀出她沒說的話。

那就好了吧，就又過一個小時。

洗衣機的完成音效在門外躁起來，機械的低鳴穿透極其簡陋的隔板牆。暫停播放，開門穿鞋，我邊拿出溼糊糊的衣服團子，昏沉沉邊忖著，晚餐約的是六點吧？扣了搭車過去的時間，估計不多不少，可以再看三集。

結果阿森牽著小女友一起赴約。雖然她也是當時店裡的 PT，但很晚才進來，那時候芸瑄、Mia 跟我都準備要走了，沒有那麼熟，約的時候本來也沒想到。回頭一想，也對，阿森今天排休，做廚師一個月只有四天的假，好不容易今天，他們想也是從早就四處約會，連著膩歪到現在吧。

出門前看完的第五集，賢赫看到正在跟女同事打情罵俏的劉昕，整顆心都要沸騰地滾了起來。浪漫的言情故事當然，主動的、被動的最好都傲嬌一點，吃一罈醋，反過來報復對方又是更大的醋，誤會接二連三，一邊化解一邊往心裡去。

相比起來我平靜得幾乎天理不容。每次假日的約阿森脫下廚師袍，都是清一色瞎趴的潮牌上衣潮牌褲，顏色花樣張牙舞爪；今天這件 T 恤有怪異的排汗衫質地，橘色粉紅色花海開滿身體，正面配一大片英文字，煞有介事，鐵項鍊，十字架。我只是毫無異狀、一如往常開口調侃他：很台欸，死台客。

「欸你遲到了，遲到鬼，請客。」久沒見芸瑄還是一樣水汪汪大眼睛，鬼靈精怪的樣子。約捷運中山站比我想像中遠多了，幾天低落得心不在焉，就算要努力著如常赴所有的約，通車時間一算錯還是錯得離譜。

「請客，請客。」芸瑄活潑地煽動 Mia 跟阿森一起胡鬧，我只能原地擺出無奈、傻呼呼的笑，只有小女友在旁邊僵著一張臉，自顧自地滑手機，無意參與話題的樣子。「好了，我們先進去再說啦。」Mia 打個圓場，大家漸漸往店裡移動。在其他人都向前走的某個角度，她輕巧地看了看小女友，再回頭給我一個眼神，眉頭微皺，眼珠往斜上輕輕一翻。

她之前跟我說，這個表情的意思是：沒禮貌的年輕妹仔。

我們約有名的日式連鎖拉麵，在台北只有兩家分店，開幕那天排隊到上了電視新聞。平日晚上同樣鬧哄哄的，室內座無虛席，服務生領著我們邊走，四面八方邊響起好幾聲不標準的歡迎光臨。我們被帶到最邊角的四人桌，外加的椅子已經放好在走道上了。五個人的晚餐確實比較尷尬一些。

阿森和小女友理所當然坐一側，我主動開口說：我坐走道沒關係，主位嘛。芸瑄跟 Mia 領了我的貼心，坐另一側。

「那點什麼？你在日本應該每天吃吧？」Mia 看幾眼菜單便問我。

「也沒啊，還是要省錢。」

「那你有跟同學去玩什麼『特別』的嗎？」阿森露出一臉邪肆的笑，接著問。

「什麼意思啊？」我天真笑著。

「裝清純喔。在那邊給我裝不懂啊。」

阿森壞笑的時候眼尾擠出細細的紋路，黑眼圈莫名地讓眼窩更深邃，好像殷殷地等著一個回答。這樣的臉孔漸漸跟我記憶中的另一個人，不知怎地疊合起來。坂本。我約坂本帶我去居酒屋那天晚上，深冬下著冰霰的大阪街頭；我是因為他揚起嘴角時不正經的弧線，跟稚氣的虎牙，決定要跟他當好朋友的。

留學生常常容易失去安全感，也有點難交到朋友。在我跟坂本更熟悉之後，發現他對那些夜生活、叛逆的小壞小惡是真的非常熟悉，表裡如一。

居酒屋也像這間拉麵店一樣擾攘。坂本一臉驕傲地教我怎麼喝燒酒，還有跟

老闆廚師打交道的辦法。喝到夜色昏花，他說，反正明天放假，去租 DVD 回他宿舍看吧？下肚的酒精醞釀到這一刻才在我體內燒灼起來，隔著手套指尖是冰的，全身卻開始冒汗；我們一路走到幾個街區之外，24 小時營業的亞藝，一樓是 CD、二樓是電影，我在後頭問他，你想要看什麼啊？坂本只是靜靜地在森林一般的影音架穿梭，最後拐進一個隱密的彎。初極狹，纔通人，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

貪婪的肉體之城在我面前鋪展，魅惑曲線，半遮半掩或不遮不掩，每張封面的濃妝之下都包著一份奇蹟。在那一秒我看見坂本真正成為發光體，迷離的眼神彷彿佔有了整個世界。是那一秒徹底地冷卻我。

「沒有啦，我都當乖學生。」我只是淡淡說。

「少來，不要假喔。」阿森鬧道。

每當他看著我的時候，我總覺得那眼神跟其他時刻都不同。阿森是個只比我們大兩三歲的人，高中畢業後就進廚房，三十不到已經待遍各種大小餐館；這類的人個性往往都是兩面的，談未來可以超然務實老練，手腳俐落、精打細算，回到日常生活中，更多年過去卻仍像長不大的孩子。

是，在那間餐館裡，只有阿森看我的眼神，提醒了他仍是個孩子。

「欸，我不要這個。」

上菜之後，小女友看著自己那碗麵臉更沉了。阿森溫溫順順地拿起筷子湯匙，幫她把散落湯裡的蔥花、筍干全部撈到自己碗裡。「還有。」小女友低著臉看他，阿森又多舀了幾瓢，最後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下，才讓她開動。

「叻，好像偶像劇欸，真體貼。」Mia 揚起嗓子稱讚，其中的刻意大概只有我聽得出來。

「對啊，」芸瑄也附和，「欸，你們當初怎麼看上的啊？我在國外看到你們在一起，下巴都垂到地板了。」

「問她啊。」阿森側頭跟小女友對看。

「你說啦。」小女友不情不願把擔子又丟回去。

「我看是暑假我們三個都離職了，整整兩個月，店裡看來看去也只有她這個女的，天雷勾動地火了吧。」Mia 玩笑開得酸溜。

「Mia 姐！」

小女友被一損又羞又忿，半張臉脹得紅。的確那時候 Mia 要開始寫論文，芸瑄跟我都馬上要出國了，學校旁邊的店暑假生意很淡，店長索性也都沒留我們，只問大一的她要不要留下來多賺點錢，天天都滿班，幾乎像個正職。

但我們都知道芸瑄要問的不是這個。以往用餐時段阿森的一大娛樂，就是偷偷從出菜口看那些好看的女生，最好是長髮披肩、韓式香艷的唇色、說話甜美溫婉。而小女友短髮素顏，常常剛睡醒亂糟糟就來打卡，嗓門大，個性直辣辣的。

「那你們第一次約會去哪？」芸瑄接著問。

「去哪啊……」他們又對看一陣。

「啊對，去看電影啦，那時候很紅的那個國片啊。」

奇怪的是，阿森動作上是對著我回答的。Mia 跟芸瑄一聽樂不可支，砲火更

猛烈地損著當初休假都沒約過她們看電影，都裝有事啊，裝很累裝生病啊。阿森被兩張利嘴攻得毫無招架之力，只好笑而不答。他的笑而不答也是朝向我。他的眼睛眯成一條深色的線，嘴角揚起露著牙齒，像暗藏著什麼情緒。

「那你們第一次接吻是什麼時候？」搨風點火我追著問。

這一次阿森也不看小女友了。他的笑意越來越深，豐厚的臥蠶也整個浮起來，沉默地，只有一雙眼睛彷彿回答問題，那其中卻沒有話。我立刻感受到那股強大的壓迫，室內燈在他瞳孔的反光就像某種雷射，一次次侵入性往角膜底逼近。

我必須防衛。收斂視線，屏住呼吸。

「幹嘛都不回答啊？很難聊欸。」一會 Mia 沒趣地說，大口吸麵。

「沒啊，都可以聊啊，」阿森無事一般說著，「不然聊芸瑄怎麼在法國釣到藍眼睛男朋友的故事。」

「好啊可以啊。」芸瑄很直爽地拿出手機。

一張一張秀他們過去半年的生活，其實不太必要，因為全部都在 IG 發過了；水汪汪大眼的芸瑄，出國前善妒的男友說什麼都不想她走，最後竟然因為這個，分得很不愉快。心緒失調的芸瑄就這麼到了巴黎，她這樣的女孩，失調之後變得異常活躍於生活，學一套更楚楚動人的化妝術。那陣子反而她美得駭人。

這就有些弔詭。除了一齣愛情戲之外，真有感情可以禁得住一次次出於在乎而起的憋扭嗎？此時妒火中燒、彼時醋醞翻倒，終有幾集以後大和解，再相擁入眠，周而復始。

劉昕只因為幾個胡商頻繁進出賢赫寢殿，氣得大封關口，誅了幾座商行，賢赫看劉昕這樣疑神疑鬼一惱火，連幾日人間蒸發，遍尋不著。時節天乾物燥，最後一場佛寺大火才頓時瓦解了心牆，劉昕不顧安危衝入火場，發誓再不互相猜疑。

芸瑄的男友高大、白皮膚、毛髮旺盛。她說他們現在還 skype 聯絡，對方說一畢業就要飛來台灣找工作，全只為她。

「好啊，反正結論就是我們倆是煞星，」Mia 作勢把身子往我這裡靠攏，「我們一走，大家艷遇邂逅滿地長，好不甜蜜喔。」

「怪我囉。」我聳聳肩，故作得體無奈貌。

「欸不對！只有你是，」Mia 突然想到什麼，嬉鬧指著我，「辭職了之後我之前那個崽子還想要復合咧，可是我不要的。」

「好啊好啊，大家對不起，都我的錯。」我就差誇張地起身鞠躬。

這一逗大家都樂了，連面無表情的小女友都忍不住哈哈兩聲。阿森又一次笑出了紋路，眼窩連著黑眼圈深邃得加乘，嘴角牽動著點點鬚渣，深入地、有意地又朝著我久久注視，那份若有若無的感覺越發讓我不適。

「欸，你很奇怪，今晚幹嘛一直盯著我看啊？」突然我充滿了膽識。

「啊你坐主位啊，沒事當然看你。」

「無聊。」

「不然你說一個刺激的遭遇啊，證明你不是。」阿森無賴道。

這句話像一只開瓶器，使我再一次順著記憶，回到七彩夜燈昏花交纏的大阪街頭。那時候學期已經要結束了，短短幾個月，我雖然沒有辦法更緊密地貼合坂本的生活，卻成為最常見面的同學，或許，是他發現比起一個陪他四處拈惹的隊友，他更享受帶著笨拙的我，時時像個導師的快感。期末考完（完全只是配合我）坂本說他要為我「見送」，不管他字面上說的是什麼，我都知道意思了，那又如何呢？我們吃完晚餐之後，他帶我走進一條之前都沒有逛過的橫町，那條道路幾乎沒有居酒屋、藥妝店跟遊樂場，只有大大小小，清一色相似的招牌。

他帶著我唸，「無料」就是免費，「案内」就是導覽，「所」就是場所。我們沿著其中一家五彩繽紛的階梯慢慢走下去……

「沒得說啦，我投降。」

剩下的時間五個人聊著輕鬆、漂浮的話題，一方面我被腦海裡太多的事侵襲，陷入一種持久的渙散分心。聽芸瑄聊巴黎，阿森說早上跟小女友去台北新樂園。都幾歲了？Mia 吐槽道，接著聊畢業後想找的工作，阿森嗆他有學歷還不是進公司當小員工，聊到公司大家又想起當初那個古怪的店長……

「以後有空常約啊。」

芸瑄和我站在人潮川流的捷運出口，活潑地揮手再見，我們都知道這話一說，是比較不在乎是否兌現的那一種。阿森跟 Mia 都騎車，但停在不同的巷子。叫人很難承受的是，連道別阿森的眼神都針對地，緊緊朝我深入。隨後大家都散了，小女友也沒有跟誰說再見。

進站捷運呼嘯眼前而過。噠噠噠噠的軌道聲。

「為什麼我剛進店裡的時候，你每次都故意罵我？」漆黑裡我啜了飲料，問道，「芸瑄或 Mia 有時候也會做錯事啊，你卻都沒差。」

「因為她們有心啊，」阿森帶著一些回憶地笑，「像你這種最容易沒心了。」

「為什麼啊？你這樣根本偏見。」我抗議。

「對啊，我現在認錯了，」阿森說，「你其實比她們都更有心。」

「而且更認真。」

我記得這段對話結束後，阿森在桌子對面注視我的眼神，比對起來是跟剛剛一模一樣的，但當時被山鎮的夜無限放大，長成了宇宙中無名的黑洞。那是我離開台北的前一天，店裡的歡送會之後，沒人知道我跟阿森又多見了一面，他收店下班，騎著機車帶我上貓空，也是說要再歡送一次。

所以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過去與現在的輪廓，慢慢疊合，終於在此刻引爆出其中危險的力量。

所以是鬧嗎？玩笑嗎？印證你的人生軌跡豐富嗎？

那你贏了。制霸了。晉級了。

你贏得徹徹底底，如果要比賽，現在你是整個宇宙最開明的一個人了！

你開心了嗎？

「欸！欸！你還好嗎？」芸瑄顧不得還在捷運車廂裡，大動作拍著我。我感

覺自己整個臉頰都是水，眼窩溼熱腫脹，整個身體在顫抖。心跳節奏散而亂，我不能確定剛剛怎麼了，強迫自己調整呼吸，直到逐漸靜下來。

我沒事。久久之後我跟她說。好像隱形眼鏡不乾淨吧，我剛剛一陣刺痛，真的好難受。你現在看我眼睛還好吧？應該有點紅，沒關係，我回去再用。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當天根本沒有戴。

大雨墜落，無邊無際，連綿幾天洗壞整座城市的所有色調。我也就這麼浸泡在小小房間裡，守著電腦屏幕、加熱食品、泡麵，算不清幾天沒有出門。

老舊公寓的高樓層，我卻那麼低。

一整層出租間用簡陋的隔板牆劃開，一方一方高價租給人們。陌生的鄰居偶爾才在走廊上碰頭，但彼此日常的聲響，無所遁形，在這時那些用壁紙矯飾的虛牆彷彿隱形了；像是我聽見對面吃便當用鐵匙鐵飯盒，隔壁九點下班回來，十點要洗完澡吹頭髮，像他們會聽見我整天播著粗暴嘲諷的 bar music。這就是我們一生的縮影，赤身裸體卻不會有交集。

常常他們拿鑰匙開鎖的聲音都會突然嚇我一跳，那樣趨近的腳步聲、金屬卡榫的搔刮、鐵片撞擊的碎響全都近得壓人，沒有一點距離。

我忘了日子流逝，現在我播著第三十六集。劉昕明天要跟青梅竹馬訂婚了，前一夜賢赫喝醉了酒，闖進他的小公寓瘋狂大告白，身體壓在牆上，汗水眼淚揮灑。試探都用盡了，全部說開，賢赫猙獰（仍姣好）的臉孔大特寫，專注而痴狂；在戲劇的世界誰都能勇敢，進退兩難都是一時的，一切等待都有報償。

劉昕鐵著臉說：為什麼你現在要這樣對我？甩開他的手離開。

當然他已經動心了。

坂本問過我，你知道什麼叫壁咚嗎？在我還來不及回答的時候，他啪好大一聲，掌心重重往我身後的門板一拍，那是他宿舍的門板。他看到我魂飛魄散的樣子得意地，為他的惡趣味大笑起來。哈哈，開個玩笑啦。我跟他說，我差不多累了該回去，A片我可以幫他拿去還。你是要自己拿回去看吧。他嘻笑。

不是。我說。

我沉迷於《長樂未央2》廢寢忘食，空虛是無底的。我一天能夠衝個五集，看完裹著厚外套入睡，醒來是黃昏，如果不餓就再看一次；我甚至去下載整本簡體字的原著小說，用醒著的每分每秒灌食這些畫面。我的睡眠時鐘陷入混亂，上課聚會全都蹺掉，無止無盡地重複溫習賢赫的眼神、劉昕的眼神，以為會就此麻木。

又這麼過了幾天。

我不能確定每次醒來是白天晚上，有時候在睡夢中，鄰居回來的開鎖聲會讓我嚇醒，因為會有錯覺就像他們在撬我房間的門。髒衣服堆積如山，惡雨不停、惡寒吹拂，我上了躲避現實的癮。我開始懂 Mia 當時任性的話。我好想好想，侵犯命運。

躺在床上，半夢半醒間我喃喃唸著。

我曾非常鄙視一切的成癮行為，就像當初，阿森沉迷打線上遊戲的時候。

阿森打烊前往往不跟服務生一起吃晚餐，他說煮一天了，看到菜就沒胃口。有天我問他，那要不要去串燒店配啤酒？從那天之後我也不吃員工餐了，收店半小時後他會牽好車，開到飄著肉香的小巷子。阿森一看到啤酒食慾就特別好，話匣子也很容易開，而我在他眼裡就是一個什麼都沒做過的乖學生。有一天他說，其實每天回家他都打電動打到凌晨三點，每個禮拜花錢買點數，打進亞洲區賽。我說，難怪你的眼圈黑得像吸毒犯，還有，每次上班一睏就愛發脾氣。

他露出壞孩子一般的笑，深深蘊涵在那副眼神裡。

你以後休假日可以打，但平常日晚上不准。我異樣堅定地說。

你管我？

對，你以後要再起床氣一天，晚上我吃完晚餐就直接回家。當下我甚至還沒看到他的臉，就知道自己徹徹底底地對了。

啪嚓啪嚓。我又覺得有人在開我的門，一定又是誤會了，我側身繼續睡。精神狀況讓我的思緒隨機發散，畫面如夢境亂合，意識卻是清醒著。

五彩繽紛的階梯慢慢走下去好多小房間。女孩看起來只有高中，說她叫花子。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我竭盡腦中所有知識，是這麼入吧，再出，再入，提高速度嗎？還是減慢速度？時間到了，她敬業地送我出門。她說沒關係的，只是太緊張了。

劉昕有一日在大殿醒來，看賢赫仍枕著自己的上襪，舉刀劃開衣服默默起身。

啪嚓！劇烈的開門聲。

我翻身輕輕瞟了一眼，原是為了再確認這不過是隔壁關門太大聲了。但剎那間眼前一個陌生男孩站在我的房裡，神似記憶中的誰。

我嚇得坐直起來。我們四目相交。